

阜宁战役： 苏北战场首次攻城大捷

■ 邹 昊 薛闰兴

1945年4月24日至26日，新四军第3师兼苏北军区集中11个团的兵力发起阜宁战役，仅用34个小时就一举解放了阜宁及其附近村镇，扩大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给苏北地区伪军以沉重打击。此役，是新四军第3师取得的首次攻城大捷，也是华中新四军对敌展开局部反攻的一次重大胜利，使阜宁成为新四军在苏北敌后战场解放的第一座城市。

把握战机，权衡利弊决策部署。1945年初，随着日军主力南调加强长江防务，苏北地区防备逐渐空虚，日军只得临时调集伪军第2方面军孙良诚部第4、第5军，接替盐城、阜宁地区各据点守备任务。新四军根据党中央关于“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集中主力部队向敌占城镇和交通沿线展开进攻，以扩大解放区。

阜宁作为当时苏北地区的水陆交通要地，县城东、北、西三面环护城河，南靠射阳河，是楔入我军盐阜抗日根据地中心腹地的一颗钉子。负责阜宁守备的是伪第2方面军第5军第41师和苏北屯垦警备第1总队等部共3400余人。敌进驻阜宁后，修筑了集护城河、外壕、铁丝网、掩体、围墙、水圩、炮楼、地下室、秘密射击孔于一体的城防工事。伪第5军军长王清瀚大肆吹嘘阜宁“固若金汤，万无一失”。

时任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苏北军区司令员黄克诚，在认真分析研究敌情、我情和战场环境后，针对阜宁伪军主力南下盐城、缺少日军支撑、北无可靠援、忙于交接防务、城内粮草缺乏等实际情况，决定抓住有利战机，集中第8旅全部、第10旅主力、师特务团和阜宁、阜东、射阳、建阳、盐东5个县独立团共11个团的兵力，采取肃清据点、孤立伪军、牵制援军、集中优势、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法发起阜宁战役，扩大春季攻势的胜利。至4月23日，各部队相继完成攻城、牵制和援军部署，紧张展开坑道作业、弹药补充、粮草给养等攻城准备工作，并通过方言喊话劝降、小木架载着宣传品顺流而下、宣扬根据地政策等方式动摇、瓦解、争取伪军。同时，提出“攻克阜宁城，向‘七大’献礼”的口号，极大鼓舞了我军士气。

拔除据点，乘势追击突入城内。24日夜，第8、第10旅以猛烈的炮击打响阜



新四军解放阜宁庆祝大会。

宁战役，并迅速向城北外围各据点，实施分割包围和猛烈攻击。第10旅主力采取警戒阻援合围、坑道作业逼近、连续炮击摧毁等手段围攻大顾庄，经过近10个小时激战，击毙伪军大队长朱海，逼近至敌壕沟前沿，迫使大顾庄守敌放弃抵抗投降。战至25日15时，第8旅也相继攻克了头灶、七灶、掌庄等据点。其余据点守敌在增援无望、坚守无力的情况下，被迫全部缴械投降。

当日，王清瀚率两个团从阜宁城出动，分三路向大、小顾庄驰援。当其进至小顾庄以南地区时，第10旅预先设伏部队予以迎头痛击，伪军阵脚大乱，仓皇回撤。与此同时，第8旅第22团一部乘势追击，从东北角突入阜宁城内，夺占了阜宁守敌北面的屏障和重要支撑点——北门炮楼，将伪军主力压缩逼退至小南门。

激烈巷战，军政结合迫敌投降。在阜宁城外据点全部拔除、城北屏障和支撑点已丢失的情况下，守城伪军惊慌混乱、军心动摇，为第3师全面攻占阜宁营造了有利的战场态势。25日15时许，参谋长洪学智命令第8、第10旅主力全线同时向城内守敌展开攻击，以快速夺占阜宁城。随后，第3师攻城部队采

取分区合围、对进攻击、分割围歼等手段，与守城伪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第3师指战员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毫不退缩，经过2个小时的近战肉搏，硬是将守敌切成两段，分别困守于大浦桥、水龙局、天主教堂等几个主要据点。

25日18时，第10旅采取土木作业、步步为营、稳步推进等手段，向水龙局据点逼近，而后集中火力对据点守敌展开强攻。至26日拂晓，水龙局伪军因伤亡惨重，被迫缴械投降。随后，第8旅第22团以炮火展开了对大浦桥守敌的攻击，伪军不仅依托有利地形和掩体躲避炮击，还不时以火力实施还击，第22团连续两次冲锋均未奏效。同时，掘守耶稣教堂、天主教堂的伪第5军军部和第33师等伪军，趁我军不备借夜色偷渡逃窜。战至26日10时，在第8旅军事攻击和政治攻势双重作用下，大浦桥的伪军眼见死守无望、逃跑无路，纷纷放下武器走出据点投降。

设伏截击，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在得知“沟墩伪军2个营企图北援接应阜宁突围之敌”的情报后，第3师遂决心设伏截击突围之敌。26日1时，待阜宁突围之敌主力进入设伏地带后，师特务团第1、第3营迅即从公路两侧向敌猛扑，

冲入敌阵，瞬间将突围之敌切成数段，突围之伪军面对四面八方扑来的新四军，顿时惊慌失措、溃不成军，纷纷向南逃窜。射阳独立团和阜宁独立团乘机勇猛截击，歼灭大部突围之敌，小部分残敌南逃至盐城。第3师各部乘胜扩大战果，趁机收复了盐(城)阜(宁)公路沿线的大施庄、马庄、草堰口、海河镇等敌占据点。至此，第3师兼苏北军区部队全歼伪第5军军部及第41、第33师师部和7个整编团，攻克阜宁城及其外围据点22处，歼灭伪军2400余人，收复村庄560余个，解放了阜宁城及其附近地区。

阜宁战役中，第3师各级指挥员精于洞察战场态势、善于把握有利战机、敢于果断决策部署、勇于因势果断指挥是取胜的基础，各攻城部队准备充分、灵活机动、紧密协同、英勇顽强、连续作战是取胜的关键，军政配合攻心瓦解、军地结合齐心协力是完胜的保证。第3师部队通过首次攻城大捷积累了城市攻坚战的经验，对之后的城镇作战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史说新语

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

楚国宋都之役，是楚庄王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而发动的对宋战争。公元前595年9月，楚庄王率军包围宋国都城(今河南省商丘市)。次年5月，双方粮草耗尽，无力再战。最终，宋与楚会盟，楚国退兵。楚国宋都之役，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围城战，对后世的围城、守城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楚围宋都

楚军在郢之战中大败晋军，陈、蔡、郑等诸侯国纷纷依附于楚，但宋国仍与晋交好。公元前595年，楚庄王派出两名使者分别出使晋国、齐国，出使晋国需要路过郑国，出使齐国需要路过宋国。楚庄王下令二人直接过境，不必向郑、宋两国履行借道之礼。负责出使齐国的使者申舟，对楚庄王表达了自己的顾虑。他认为郑国已臣服于楚，不借道也无妨；可宋国人向来认死理，加上“泓水之战”的世仇，若不向宋国通报借道，他必然会被宋国人杀死。申舟并未说服楚庄王。果然，宋文公和大夫华元对申舟过境却不通报的做法极为愤怒，下令将申舟处死。楚庄王得知后，亲率军队攻打宋国。

楚国实力虽略胜一筹，但在宋国军民的全力坚守下，楚军久攻不克，不得已长期围城。与此同时，宋国向盟国晋国求救。晋国在郢之战后元气大伤，不敢与楚作战。晋国又怕宋国倒向楚国，因而派解扬出使宋国，谎称晋国援军将至，鼓励宋国人继续坚守。解扬在途中被楚国人俘虏，最终仍将消息传递给宋国。此后，宋国死守都城。长期被困，城中粮米无存，竟出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现象。等待救援无望的宋国只得自救，华元趁夜潜入楚营，将宋国国情告知楚将子反，并表示如果楚军撤退三十里，宋国愿意与楚会盟。此时，楚国也粮草将尽，便答应了华元的要求。这场持久而惨烈的围城战，最终以宋人投降与楚人会盟而告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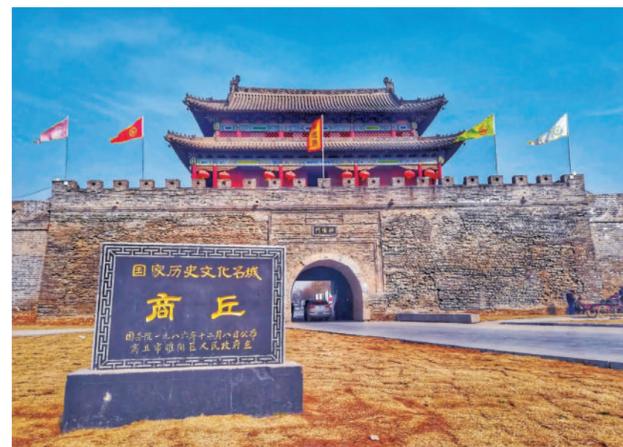
守城之利

宋国在综合国力处于弱势且无外援的情况下，对抗如日中天的楚国，坚守都城长达9个月，并几乎将楚军拖垮。宋国在此战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为后世的守城战留下重要启示。

首先，据城坚守是面对强敌时的上佳之策。在实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野战几无胜算，此时坚固的城墙，可成为守军最可依赖的屏障。这正是《孙子兵法》中“守则有余，攻则不足”之理。此战中，宋国人自始至终坚守不战，使楚军在攻城方面一筹莫展。其次，长期坚守需要一定的物质力量作为支撑。到春秋中期，宋国在实力上尽管逊于晋、楚、齐、秦等大国，但仍不容小觑。在公元前606年宋国与郑国的战争中，宋国战败，被郑国缴获的战车便有460辆之多，同时由于主帅华元被俘，宋国又另出100辆战车希望赎回华元，可见宋国仍具备相当实力。加之宋国土地肥沃，农商业发达。这些都为宋国在楚军围困下的长期坚守，提供了物质资源和守备力量基础。

最后，上下齐心是守城战的必要保障。一旦守军意志被摧毁，城池将不攻自破。宋国自始至终上下齐心，同仇敌忾，使楚军无机可乘。即使宋都城内部已到山穷水尽之时，内部仍在坚持抵抗，并没有内讧、哗变等情况发生，由此可见宋国人抗楚的坚强意志。

由此可见，在围城战中，当守备一方具备一定的实力、资源和坚强的意志并据城坚守时，防守方将获得明显优势，足以给强敌制造巨大的麻烦。事实上，在极端不利条件下坚守孤城的案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长平之战后赵国在秦军的围困下坚守邯郸；西魏韦孝宽以数千守兵坚守玉壁城；唐朝张巡、许远在安史叛军的疯狂进攻下坚守睢阳10个月，这些都是围城战中守军的辉煌战果。



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古宋乡的宋国故城复原旧址。

相关链接

心理战

心理战是指通过影响敌方心理，使己方在战争中取得优势乃至获得胜利。在实际战争中，对敌方进行心理影响有多种方式，如骄兵之计、心理威慑、感情伤害等，为己方利用相关战术打击敌军提供方便。中外战史中，历来强调心理战的运用，《孙子兵法》中所追求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楚汉战争时城下之战的“四面楚歌”，三国时期诸葛亮空城计等，无不体现着心理战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星星之火从这里点燃

■ 郑大壮

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42号的番禺学官，曾是清代的高等学府。这里环境优雅，古香古色，郁郁葱葱。1926年5月至9月，由毛泽东担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在那里举办，为党培养农民运动骨干、推动革命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鉴于唤起更多农民投身国民革命的形势需要，在国民党任职的共产党人彭湃，建议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讲所)，将此作为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共产党人以“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为宗旨，连续开办了六届农讲所。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先后担任所长。来自全国近800名学员，在此学习农民运动理论和方法，进行军事训练。

农讲所曾三易地址，第一、二届农讲所在越秀南路惠州会馆举办，第三至第五届农讲所在东皋大道1号举办。由于第六届农讲所是招生规模最大的一届，举办地迁至占地宽广的番禺学官。文献记载，农讲所的官方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尽管被冠以国民党的头衔，但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领导，历届所长也皆为共产党人，教员也多为共产党员。

农讲所招生条件十分严格，学员大多来自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招生方首先要审定学员资格，对个人基本情况、社会关系、政治履历和革命态度，以及从事农民运动的能力进行全面考察，随后再进行口试和笔试，最终选取军政素质高、具备担任农民运动干部潜力的应试者入学。

学员们在农讲所过着俭朴、严肃、活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泼的生活。农讲所规定，每晚7时以后进行自修，9时休息，清晨5时起床，若无特殊情况，所有人在晚9时以后一律不得离开寝室。学习的课程，主要是关于中国农民问题及革命理论。例如，彭湃就把农民问题作为一门主要课程，将自己从事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传授给学员；阮啸仙讲授《如何开展农民运动》《广东农民运动状况》，给学员指出从事农民运动的必要途径。此外，教员还组织学员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各种讨论，内容包括“谁能领导国民革命”“农民何时才能完全解放”等话题。

农讲所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实行准军事化管理，专门设有军事训练部，负责对学员进行正规军事训练。根据各届人数，学员按军事编制编为总队、中队、小队、分队或连、排、班等。第一届招生人数最少，仅编为1个小队；第三届人数稍多，编为1个连，下属2个排，每个排

编有3个班，每个班13至15人；第六届人数最多，编为1个总队，下设2个中队、6个分队。学习安排上，第一届共进行1个月，军训时间为10天；第二届军事训练约20天；第四届采取上午军事训练，下午授课的方式；第六届的军训时间更长，占全部课程时间的三分之一。学员每人配备步枪、军装、草鞋、绑腿、挎包等。日常除学习军事理论外，学员们还进行战术训练，主要包括托枪放枪、卧倒跃进、潜伏隐蔽等，有时还会到周边地区开展野外演习、实弹射击等。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共有来自20多个省区的327名学员参加农讲所培训，周恩来、彭湃、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员任教员。第六届农讲所课程多达25门，内容涵盖农民问题的革命理论、中外历史和社会政治经济等。毛泽东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负责主持教学工作之

外，不仅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程，还让每名学员写下一篇当地人民受残酷压榨和剥削的真实故事，写好后先在农讲所讲读，再选取最典型、最有教育意义的故事编辑成册，发给学员阅读。毛泽东强调，学员要参与农村实际研究，深入开展农民调查。他带领学员奔赴农村实习，并将全体学员按地区组成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列出租率、田赋、主佃关系、抗粮情形等36个项目，使学员全面掌握农村的政治、经济情况。

第六届农讲所结业后，学员们立即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根据革命形势需要，学员们前往全国各地，有的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领导当地开展反地主豪绅的斗争；有的在当地举办地方性农民运动讲习所或农训班，比如汕头农工运动讲习所、普宁县农民自卫军训练班、琼崖农民自卫队训练所、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有的则深入农村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将革命火种播撒四方。在历届结业学员的推动下，各地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有力支援了北伐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农讲所旧址的保护和宣传工作被提上日程，并于1953年在原址上修建了“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1961年，国务院公布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这里的一砖一瓦，仿佛都在诉说着当年学员们的革命热情，也成为后人追寻前人足迹、坚定理想的纪念地。

链接历史